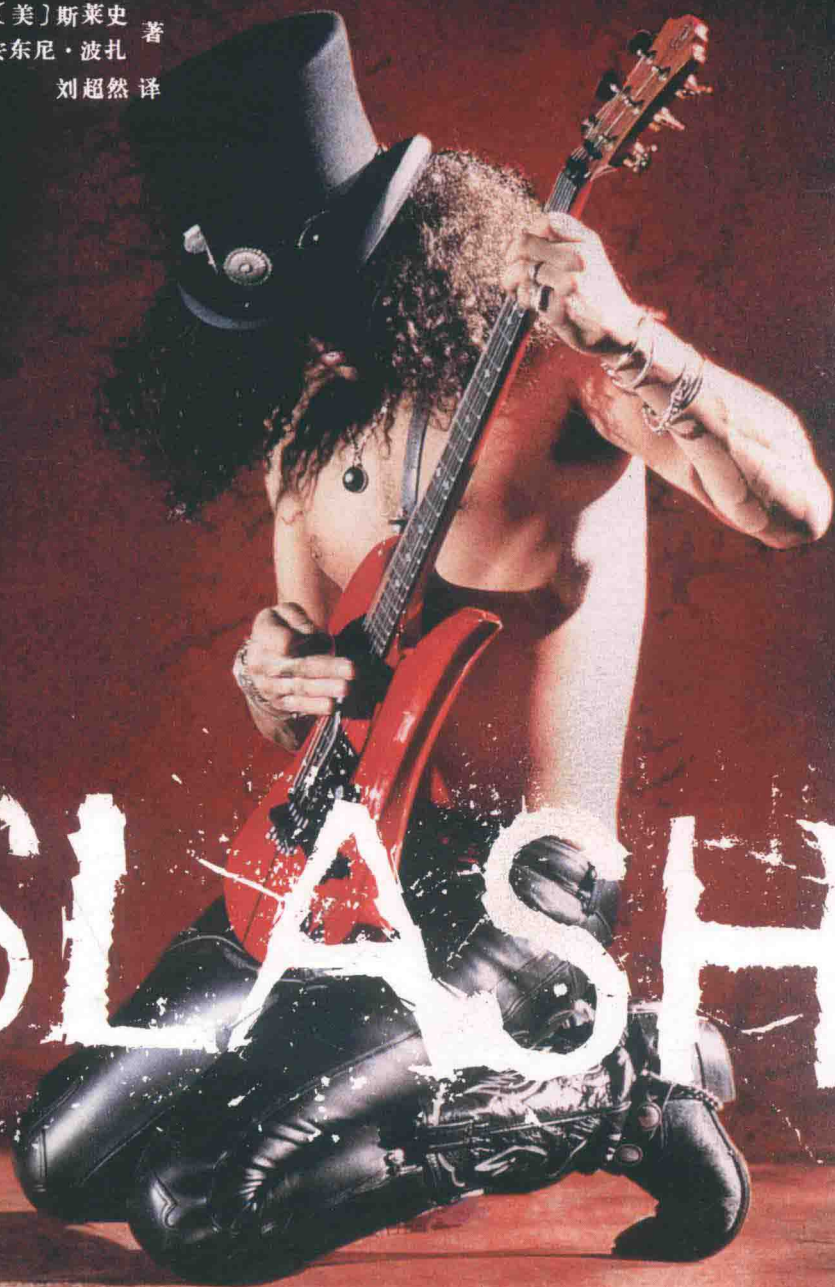


斯莱史

〔美〕斯莱史 著
〔美〕安东尼·波扎
刘超然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Slash with Anthony Bozza

斯莱史

SLASH

〔美〕斯莱史 〔美〕安东尼·波扎 著

Slash with Anthony Bozza

刘超然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莱史 / (美) 斯莱史, (美) 安东尼·波扎著; 刘超然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3 (2017.9 重印)
ISBN 978-7-5649-2790-5

I. ①斯… II. ①斯… ②安… ③刘… III. ①斯莱史—自传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8720 号

Slash, Anthony Bozza

Slash: It Seems Excessive...But That Doesn't Mean It Didn't Happen

Copyright © 2007 by Dik Hayd International,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NUP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2016-A-0391

斯莱史

著 者 [美] 斯莱史、安东尼·波扎

译 者 刘超然

责任编辑 王明娟 萧 歌

责任校对 邵 昊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9

字 数 401千字 插 页 8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致 谢

致爱我的家人，感谢他们伴我度过快乐与忧伤。

致全球各地枪与玫瑰乐队（Guns N' Roses）的歌迷，无论新老；如果没有你们的无限忠诚与耐心，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前言 熟虑过后

那感觉就像是胸口挨了一棍子，不过是从身体里面向外打的。我的视线边缘泛起了清晰的蓝色圆点。那是一种毫无征兆、不流血也不发出声响的剧痛。在外人眼里，我的身体看起来依然无恙，但我的内心世界已然静止。我仍然可以继续演奏，并且顺利演完了那首歌。观众有所不知的是，在独奏开始之前，我的心脏来了个后空翻。我多年来一直在故意折腾自己的身体，如今它终于成功复仇，并且还特意在我登台演出时提醒我这一事实。

那一下阵痛很快演变成了绞痛，而且居然感觉还不错。其实，我比之前那一秒更有存在感了，因为我的确活得更明白了。装在心脏里的器械让我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之处，而且时机简直无可挑剔：眼前是爆满的歌迷，我在弹着吉他，这条信息我听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我又听到好几回，之后巡演每次我登台时也都听到了，虽然我不知道它何时会来。

35岁那年，医生在我的心脏里装了个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那是个七厘米长，依靠电池供电的发电机，通过腋下开刀植入。它的功能是监督心率变化，每当心脏跳得过快或过慢时，就会自动放电除颤。15年的酗酒和吸毒习惯把心脏折腾得离爆炸仅仅一步



之遥。我被送进医院之后，医生说我只剩下六周活头儿。但自那以后，我已经活了六年有余，因为这么个小玩意救了我好几次。它有个被我尽情享受的副作用，其实这并非医生本意：每次我的坏习惯导致心率过慢，我的除颤器就停止工作，让我能多活一天；而每当心率过快，即将招致心跳停止时，它就会放点电，让心脏老实一些。

好在丝绒左轮乐队（Velvet Revolver）巡演之前，我找人调了一下除颤器的参数。那次巡演大部分时候我都没沾毒品和酒精。能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与自己深信不疑的乐队成员为台下坚定不移的歌迷演出，那种兴奋感令我倍受感动。我有好久没感受过这种兴奋劲了。我在台上四处疯跑，尽情享受乐队的集体爆发力。我那兴奋十足的心脏每晚都会触发除颤器放电。那种被提醒的感觉不太好，但我逐渐学会了淡定应对。我看到了这些提醒的本质：那是孤立无援而又清楚明了的奇妙时刻，也是囊括了所有人生智慧的珍贵时刻。



目 录

前言 熟虑过后

Chapter 1

002

亢奋

Chapter 2

018

半米高的小痞子

Chapter 3

038

如何演奏摇滚吉他

Chapter 4

064

兴奋教育

Chapter 5

094

最不可能成功

Chapter 6

130

学着像动物一样生活

7
سابع

176

失调的欲望

8
ثامن

254

好戏上演

9
تاسع

318

请勿在家尝试

10
عاشر

384

一蹶不振

11
الحادي عشر

424

选择你的错觉

12
الثاني عشر

494

崩溃

13
الثالث عشر

538

上来透气

588

回忆若无偏差

596

代译后记

SLASH

斯莱史的父母热爱摄影，这张应该是出自他父亲之手



Stoked
亢奋

1

Chapter

1965年7月23日，我出生于英格兰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市。大我20岁的摩托头乐队（Motorhead）主唱莱米·奇欧麦斯特（Lemmy Kilmister）也在这里出生。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摇滚乐就是在那一年达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境界；几支零散的乐队正是在那一年永远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历史。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在那年推出了《橡胶灵魂》（*Rubber Soul*）专辑，与此同时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发行了《滚石二号》（*Rolling Stones No. 2*）布鲁斯歌曲翻唱精选专辑。当时的音乐圈正在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创作革命。作为时代的副产品，我感到很是自豪。

我母亲是非裔美国人，父亲是英国白人。他们在60年代的巴黎相遇，之后坠入爱河并生下了我。像他们这种跨种族、跨地域的爱恋在当时并不普遍，而且他们奔放的创造力也是难能可贵。我得感谢他们能够保持本色。他们使我在年幼的时候便有幸接触到如此丰富多彩、独一无二的环境，这对我今后的成长可谓大有裨益。我学会走路之后，我的父母便对我采取平等对待政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还教会了我如何应对人生中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



1972年，东尼·哈德森和他的两位儿子。斯莱史长得酷似他自己的儿子伦敦

我的母亲欧拉（Ola）当年与我父亲安东尼（Anthony）相识时只有17岁，而我的父亲彼时也才20岁。父亲小名东尼（Tony），天生就是一位画家，而且与历史上其他画家相似的是，他也离开了闭塞落后的家乡，只身来到巴黎；母亲颇为早熟，而且性格外向、年轻貌美。她离开洛杉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打算在时装界积累点人脉。他们人生轨迹相交之后便在英格兰结了婚。之后我华丽登场，他们开始共同谱写人生新篇章。

母亲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她1966年左右开始入行，客户包括福利普·威尔森（Flip Wilson）、林戈·斯塔（Ringo Starr）以及约翰·列侬（John Lennon）。她还跟指针姐妹（Pointer Sisters）、海伦·瑞蒂（Helen Reddy）、琳达·朗丝黛（Linda Ronstadt）和詹姆

斯·泰勒 (James Taylor) 有过合作。西尔维斯特 (Sylvester) 也是她的客户。他是一名英年早逝的迪斯科歌手，当年人称同性恋版的斯莱·斯通 (Sly Stone)。他嗓音非常出众，而且在我眼中是个大好人。他送给我一只黑白相间的老鼠，后来被我起名为“米奇”(Mickey)。米奇可谓霸气外漏：我把其他老鼠喂蛇吃的时候，他愣是从来没哆嗦过；他被我弟弟从卧室窗户扔到外头，不但大难不死，而且三天之后居然毫发无损地站在我家后门；我家沙发床的底盘刺掉了他一段尾巴，后来他与食物隔绝将近一年也没有丢掉小命。那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把他落在了一间用来充当储物间的公寓里，之后我们有一次回去拿盒子的时候他居然窜了出来。米奇欢快地跑到我面前，就好像我只走了一天似的。他那样子好像是在问我：“嘿，你去哪儿了？”

在我的众多宠物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米奇。我养过一条名叫柯蒂斯 (Curtis) 的美洲狮，还有好几百条蛇。我简直是个自学成才的饲养员。此外，相对于我遇到的大多数人类而言，我还是跟宠物们更有共鸣。这些动物们与我有着一一种共识，而且这恰恰是许多人类常常忽视的道理：到头来，生命其实就是生存。学会这一点之后，从那些在荒郊野岭会把你当作美食的动物身上获取信任，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而且大有裨益的经历。

我出生之后没多久，母亲就回到了洛杉矶发展生意，借此为我们家打下了经济基础。我的爷爷奶奶分别叫查尔斯·哈德森



(Charles Hudson) 和席碧尔·哈德森 (Sybil Hudson)。我父亲在英格兰的老家把我养大到四岁，这对于他来说可不容易。虽然我是个机灵小孩，但我没察觉到家里的紧张气氛。据我所知，我父亲和他爸爸查尔斯之间的关系颇为冷淡。托尼在三个儿子中排老二，他也是个确是个小异类。他弟弟伊安 (Ian) 以及哥哥大卫 (David) 都比较遵守传统家庭观念，而我父亲却上的是艺术学校，跟他的爸爸简直格格不入。托尼是 60 年代的典范人物，他不遗余力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他爸爸则是不遗余力地贬损他的理想。我爷爷查尔斯是斯托克当地的消防员，那里的人们似乎根本不受历史变迁的任何影响。大多数斯托克人安土重迁，还有很多人像我爷爷奶奶一样从未去过南边 200 多公里的伦敦。托尼希望就读艺术学校并且依靠绘画为生，他心里这种从不妥协的美好憧憬是查尔斯难以容忍的。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经常引发言语争执，有时甚至是肢体冲突。托尼说自己年幼时遭受父亲暴打完全是家常便饭。

就像我父亲代表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一样，我爷爷是一位典型的 50 年代不列颠人。查尔斯希望一切都能按部就班，但托尼则想将一切打乱重来。所以当年我父亲从巴黎领着一位没心没肺的美国黑人姑娘回家时，我估计爷爷奶奶这二老肯定是气得够呛。我很好奇当托尼告诉查尔斯说他准备结婚并且在他跟我妈把个人问题搞定之前需要他俩帮忙带孩子时，我爷爷作何反应。但话说回来，谈判双方表现出的处世之道确实让我很感动。

我刚刚能坐火车时，我父亲就把我带去了伦敦。当时我大概两岁，但我马上就察觉到，新的住处距离斯托克那延绵不绝的棕色砖房和古色古香的当地居民区肯定不近，因为父亲把我领进了伦敦的波西米亚圈子。我们睡在别人家的沙发上，好久好久都没回家。我记得我看见过熔岩灯、黑光灯，还有波托贝洛路上令我大开眼界的各类小摊以及街头艺人。父亲认为自己不属于“垮掉的一代”，但他通过耳濡目染接纳了那种生活方式。他似乎是有意挑选了那种生活作风里最精彩的部分：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结交志同道合人士，然后挤在他们公寓里。父母教会了我很多，但他们最重要的一课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已学会——人在路上的见闻是独一无二的。

英格兰给我留下了不少好印象。我是爷爷奶奶的掌中宝；我在当地上过学；我还演过舞台剧《圣诞节的十二天》（*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我在《小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Boy*）里演的是主角；我无时无刻不在画画；每周我会定期观看《复仇者联盟》（*The Avengers*）和《雷鸟神机队》（*The Thunderbirds*）。60年代的英格兰可没什么电视节目，而且反映的都是二战战后时期丘吉尔眼里我爷爷奶奶那辈人的世界观。当年只有少得可怜的三个频道，每周只有两个小时播放上述那俩电视剧，除此之外剩下的全都是新闻节目。怪不得新兴文化一出现，我父母那辈人就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

托尼跟我在洛杉矶与欧拉团聚之后，他就再也没跟父母有过任



何联系。爷爷奶奶就此从我生活中彻底消失，我在长大的过程中还会时不时想念他们。我母亲曾经鼓励父亲与家人保持联系，但无济于事，因为他根本没兴趣。我再次见到英国那边的亲戚都是枪与玫瑰乐队火爆全球之后的事了。我们1992年在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演出时，哈德森家族终于声势浩荡地现身了：我亲眼见证了我叔叔、表哥还有第一次来伦敦的爷爷是如何在后台化妆间里把所有酒水喝了个底朝天。当年我们巡演需求清单里列出的酒水数量是如此之多，乃至任何除我们之外的人喝完肯定都得一命呜呼。

我对于洛杉矶最初的记忆，是大门乐队（The Doors）的那首《点燃我的火焰》（Light My Fire）在父母的唱片机上没日没夜地不停播放。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阵，洛杉矶是全球最潮的城市，这对于喜欢音乐和艺术的英国年轻人来说尤为如此：比起英格兰呆板无趣的文化体制，洛杉矶才是允许创造力肆意迸发的好地方；此外，洛杉矶的气候简直可以和天堂媲美，那是伦敦的雨雾天气根本没法比的。再说，抛弃英格兰然后投靠美国海滩可谓是对落后体制和成长环境挑衅的最好办法——我爸最乐意干这种事了。

我母亲继续做着服装设计师的工作，与此同时，我父亲伺机等候着合适机遇发挥自己的绘画天赋。我妈妈在音乐圈有不少人脉，所以自然而然，她老公很快就接到了设计专辑封面的活儿。我们住在月桂谷大道和瞭望山路交界处一片非常具有60年代特色的住宅